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高老头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法]巴尔扎克/著 李颜萍 陈坚冰 王颖/译
[美]马克·吐温/著 程放/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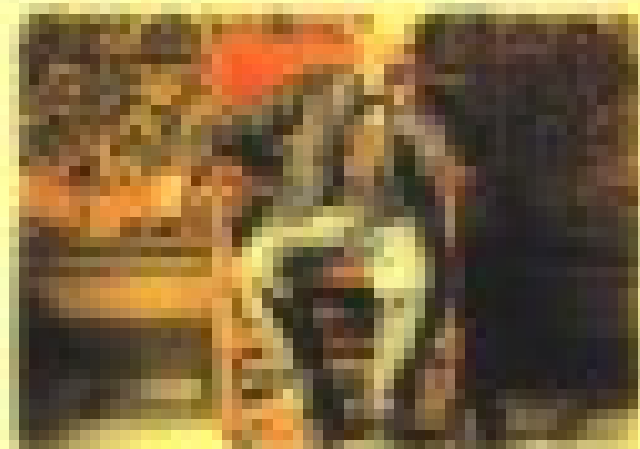
◎◎◎◎◎

高老头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马克·吐温著 王德林译 王德林校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Self-Improvement
for everyon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高 老 头

[法]巴尔扎克 著

李 颖 萍 陈 坚 冰 王 颖 译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美]马克·吐温 著

程 放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高老头、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1·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高 老 头

小说以 1819 年到 1820 初的法国社会为时代背景,以鲍赛昂夫人的沙龙和伏盖公寓为舞台,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两个人物基本平行又间或交叉的故事为主要情节,描绘一幅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生动的世态风俗画。

高老头一生挚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那可耻的虚荣、可鄙的享乐,付出了他所有钱财,直至仅剩用于养老的保证金也被榨取,但是最终却连死前想见见儿女的愿望也不能实现。有了金钱,就有女儿;没有钱,也就丧失了一切。

这就是那个时代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中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個。”

目 录

高老头

伏盖公寓	(1)
两处访问	(36)
初见世面	(63)
鬼上当	(95)
两个女儿	(143)
父亲之死	(175)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

三万美元的遗产	(199)
坏孩子的故事	(229)
牛肉合同真相	(233)
我的表	(239)
一个兜销员的故事	(242)
运 气	(247)
延期的俄国护照	(250)
列车中的同类相食	(268)
百万英镑	(276)
尼亚加拉一日	(298)
我是怎样编农业报的	(304)
竞选州长	(309)

伏盖公寓

在拉丁区与圣·马尔索之间的圣热内维埃弗新街上坐落着一所兼包客饭的膳宿舍，四十多年来，一直是由出身于龚弗冷家的伏盖太太经营，前来投宿的客人，不论男女老少皆欢迎，却从未因风化问题而遭受到流言蜚语的袭击，只是三十年来从未见有姑娘家的在此寄宿，即使是青年男子也是罕见，真若是碰见个把青年男子在此住宿，那他所拥有的生活费必定是少得可怜。话虽如此，一八一九年，当那场惨剧即将拉开帷幕时，公寓倒也住进了一位可怜的少女。

痛苦跟快乐一样会创造一种气氛，走进这著名的盆地第一眼就可看出它的基调是什么。墙上的石灰一块一块、一点一点地无休止地剥落，阴沟内塞满了漆黑的泥浆。偶尔发生件令人欢颜之事，最后的结局也大都是苦难，空欢喜一场罢了。而且总那么忙乱，那么饱经忧患，似乎不可能再有什么事能在这儿产生轰动效应，对惨痛的苦难大家已冷了心。当然偶尔也会冒出些因为罪恶和德行掺在一块而变得庄严的七零八碎的痛苦，让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儿也不得不定定神，从眼角散出些许的同情心来。当然他们的感触也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好比匆忙之中吞下颗美果，口齿生香，却不长久。文明犹如一辆滚滚而来的大车，碰见颗不易破碎的心，只是略微颠簸了一阵，一会儿依旧会浩浩荡荡地向前驶进，而留在车底的心却粉碎了。悠闲的读者也是如此：雪白细腻的双手捧着这本书，把身子舒舒服服地埋进那软绵绵的安乐椅，在浓郁的咖啡香中享受着，打发着那充裕的时光，高老头的隐痛秘史丝毫也破坏不了你的胃口，抹着嘴评价着作者的夸张与过度渲染。殊不知这幕惨剧决非杜撰，所记的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剧中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

公寓的屋子是一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的产业，它

正处在新街上的那段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弓街低下去的地方。因坡度陡峭，马匹上下艰难，因此夹挤在慈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就显得格外清静，一阵马蹄声响在此无异于一件大事。街道被笼罩在两幢雄伟建筑的黄色光晕之下。阴沉严肃的苍穹，带走了这儿一切的光泽亮丽，只残剩一片昏暗、沉闷。屋子也染上了沉沉的郁闷，毫无生机，墙垣透着几分牢狱的气息，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也没水，草儿沿着墙根杂乱地长着。无论你是谁，心情怎样，只要踏上这个街面，就会无原由地不快活，在此你能见到的就是贫宅、收容所，苦难、烦忧，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老人或想玩却无法摆脱功课重压的年轻人。公寓所坐落的这个区域，在巴黎城实在是很难找到一个更丑陋、更荒僻的了。尤其是这条新街，好像一个古铜色的画框，实在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最佳地点。作些深沉的构思，并着上浓暗的色调，都不会破坏整体的和谐，如同游客参观地下墓穴，随一阶阶阴凉的阶梯向下延伸，黑暗渐渐逼近，向导的介绍带着愈发剧烈的悲伤。你能断定枯竭的心灵和空洞的骷髅哪一个更显恐怖呢？

公寓栅门上刺耳的门铃时时破坏着小街的宁静。透过栅栏，可看到小路的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龛内供着一个大约是出自本区画家手笔的爱神像。那浑身斑驳的釉彩是不是爱情病的象征呢，鉴赏家们大都这样猜测着。神像座上那模糊的铭文会把你带到雕像雕刻的年代，让你感受伏尔泰一七七七年回到巴黎时人们的那种热情。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过去是，或者将来是。

黑夜降临时，板门代替了栅门。园子两旁的界墙统统被大片的长春藤所覆盖，隐藏在内的是临街的围墙和邻屋的界墙，这种青翠别致带来的那份幽静使其在巴黎城格外引人注目。葡萄藤也爬上了各处的墙，在枝繁叶茂中隐约可见的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始终是伏盖太太的一块心病，也是她和房客们不变的谈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条狭窄的小道，小道尽处呈现一片菩提树荫。在热得可孵出

小鸡的天气里,那些能够奢侈地喝上一杯的主顾们常常围着那张绿漆圆桌,在这慢慢地品尝着咖啡。

这楼高四层外加阁楼的建筑全是由粗砂石砌成。每层楼都开着五扇窗户,装着小块玻璃,这依旧不能满足房客们对阳光的需求。遮阳窗撑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房子侧面开着两扇窗户,底屋的两扇则设有铁栅。屋后的那个十尺宽的院子,让猪、鸡、兔子友好地生活在一起。院子的尽头有一柴棚,一只食品柜挂在柴棚与厨房窗子之间,下面淌着洗碗池里流出来的污水,厨娘在不得不冲洗院子以免脏物堆积、臭气熏天时,常常通过那扇靠着新街的门把垃圾甩出去。

房屋似乎就是为了开廉价公寓而建的,踏进客室的第一步就能感觉到它的凄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时暗时亮的纹缕。正中的那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上摆着现在还随处可见的白瓷小酒杯,上面的金线已剥落了大半。地板坑坑洼洼。护壁板也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方糊着画有《丹兰玛葛》主要几幕的花纸,一些经典人物都被着色彩,房客们常常为了表现自己是贵人落难,而把夹在铁丝网窗子间的那幅加里没梭款待于里斯儿子的盛宴的画作为谈笑的引子,把贫穷强加给他们的粗衣恶食大肆取笑一番。石砌的壁炉架上两朵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左拥右抱着一座恶俗的是蓝非蓝的云石摆钟。炉膛里倒是极为干净,可见生火的日子非同一般。

这间屋子有股难以形容的味道,也许称其为公寓味道会比较合适,这种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气味是一种霉烂的、酸腐的气味,让人发冷。话又说回来,虽然客厅让你作呕但比起隔壁的那间饭厅来说,真算得上雅致、体面而又芬芳了,真可作小姐、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板,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污迹代替了油漆对饭厅的装饰。粘粘的食器柜上,摆着毫无光泽的破裂的水瓶,一些刻花的金属垫子,几堆奈窑的蓝皮厚瓷盆。一个里面按格标着号码的柜子立在墙角,它是存放房客们满是油迹污垢的餐巾的。那些结实而又丑陋的家具扔得到处都是,真有点像文明的残骸留在贫瘠的救济院里。总之,这儿是尽显苦难的贫穷,毫无诗意,是锱铢必较的寒伦,

千疮百孔。即使没陷入泥潭也已是满身污迹,即使还不曾褴褛,里面也早已腐朽,崩溃就在眼前。

早晨的七点是这所屋子最具光彩的时候。伏盖太太的猫,抢在女主人之前最先亮相。跳上食品柜,把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轮番嗅了一遍,就开始了它带着“呼呼”声的早课。不久,寡妇粉墨登场了,网纱的便帽下散出一圈歪斜的假发,懒散地趿着挤眉弄眼的拖鞋,一只鸚鵡嘴般的鼻子耸在憔悴而肉鼓鼓的老脸上,胖胖的小手附在像教堂里的耗子一般浑圆的身体上,还有那鼓蓬蓬地颠耸在胸前的乳房,这一切都与这表面寒酸,但潜藏着狡诈的饭厅气氛相谐调。伏盖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从未一字提及,对于他倾家荡产的原因,也只是回答说是遭了恶运。他对她无情,只留给她一双落泪的眼睛,勉强住人的房子及经受过太多的苦难而无法给人以同情的权利。

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维便匆忙准备房客的早餐。那些寄餐的客人通常是每日花上三十法郎包一顿晚餐。

本故事开始时,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全屋最好的两套房在二楼,分别由伏盖太太和那位丈夫生前是共和国军需官的古的太太享用着,太太身边还有一位把她敬作母亲的妙龄少女,维多利亚·泰伊番小姐,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共有一千八百法郎。三层楼的两套房则由一姓波阿雷的老人和一年约四十、戴了假发、染了鬓脚、自称是退休商人的伏脱冷住着,而老姑娘米旭诺和从前做面条买卖的被人称为高里奥的老头子则占据了四楼四间套房的两间,而剩下的就留给了“候鸟”,那些与高老头、米旭诺一样只能每月拿出四十五法郎来住宿吃饭的穷学生们。而伏盖太太招留他们实属无奈,因为他们的面包实在是吃得太多了。

那时,“候鸟间”之一由一个从安古莱姆附近到巴黎来攻读法律的青年住着。他名叫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的老家人口众多,每年从牙缝里挤出一千二百法郎来供他生活与学习,贫寒人家出学子,他从小就把父母的期望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甚至要求做得更好。他计算出学识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了解到社会未来的需要,设计着

自己的锦绣前程，以便捷足先登，作一个人上人，榨取社会利益。

四楼的上面除了一间晾衣服的阁楼外，就是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室了。

除了这七个住宿的房客，伏盖太太笼统统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及两三个附近的常客来单包一顿晚饭。可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到了晚餐时分，可坐到十八人，甚是热闹，可到中饭就只有这七个房客聚成一桌了，但颇有些家庭气息。伏盖太太特别重视这七位房客，如同对待自己宠爱的孩子，她所表现出来的宠爱与尊敬都是根据各人膳宿费的数目来确定的，就像一位天文学家，计算得毫厘不差。

老姑娘米旭诺，倦怠的眼睛被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所遮掩，帽下的铜丝严严地扣在头顶，就是怜悯之神见到她也要惊讶。披肩的穗子象眼泪一般零零落落地散在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如同披着一副枯骨。在她还是一妙龄少女时，也一定拥有着俊俏、美丽，可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如此单薄呢？是荒唐胡闹，还是极度伤心？是贪婪带来的恶果，还是爱情的灼伤？曾经是做服饰、脂粉生意的，还是仅仅是个娼妓？难道是年轻时挥金如土、荒淫骄奢，而在老年时遭路人侧目的报应？她的眼睛白多于褐，目光教你毫毛直竖，面相狠毒，模样狰狞，凄厉的声音如同冬天将临时丛林中的蝉鸣。她自称侍候过一患有膀胱炎的老人，虽然老人儿女满堂，但他的儿女却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不顾，只因为他们认为老人没钱，最后老人把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都留给了她，为此那些儿女们隔三差五就要与她吵上一架，人前人后说她坏话，就是要讨回那笔遗产。虽然过度的欲望摧残了她的面容，可肌肤间残留的些许白皙与细腻，倒也为她保存了一丁点往日的美丽。

波阿雷先生毫无生气简直就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径上就像是一个灰色的影子飘在树丛间，戴着又软又皱的帽子，无力地拄着一根象牙球柄已泛黄的手杖，一件褪了色的礼服套在身上，空空的下摆晃悠悠的，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笼着双蓝袜子的两条腿像喝

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颤颤悠悠，穿着一件肮脏的，可能是白色的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和那火鸡式的脖子上绕着的领带，乱七八糟地拧在一块儿。看见他这种形象，许多人都思忖着：这个幽灵是否是与在意大利街上闲逛的哥儿们一样同属于这个泼辣直率无拘束的白种民族呢？是什么工作把他压榨得如此的干瘪瘦小呢？是什么情欲的刺激让这仙人球般多刺的脸变成猪肝色？若把这脸印成画，就如同漫画般不够真实。他究竟做过什么呢？可能，在司法部干事时，刽子手们执行逆他犯时所需用的各类物品，例如蒙面黑纱、吸血用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这所有用品的账单都由他经手处理。或许，他是屠宰场的收款员，要么就是卫生处的副稽查之类的人。总之，这木头人就好像是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一圈又一圈，却始终不知是谁在指使他，又好像是集公众的不幸、灾难、丑事于一身，实际上他就是那种人，我们一见就会说：“这种人终归是不可缺少的。”

这些脸色惨白，饱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的人，巴黎的上流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即使你丢下探锤也无法测出它的深度。但只要你费点心思去搜寻去描写，花点热情在海洋的探险上，总可以觅见一片处女地，一个无人迹的洞穴，或是采摘到几束鲜花，拾到几颗明珠，碰见些妖魔鬼怪，听见些人们的想像力都难以触及的闻所未闻的事。而伏盖公寓便是这种种奇物中的一个。

在房客与包饭的主顾中有两张脸显得格外地突出。维多利亚·泰伊番小姐虽然面色苍白，病恹恹得像害了干血癆，而且整天郁郁寡欢，拘谨、寒酸、娇弱说明她也一样摆脱不了痛苦对她的纠缠，但是她毕竟处在一个活泼、可爱的年纪里，她的动作敏捷，声音清脆。她缺少的仅仅是衣衫和情书，而这两者能够叫女人返老还童，光彩夺目，她曲折的经历够写一本书的了。她的父亲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把她拒之于门外，只给她一年六百法郎来作生活费，为了把财产全部留给儿子，不择手段，甚至改变财产的性质。而维多利亚的母亲就是在悲苦绝望中死去，并且是死在远亲古的太太的家里，维多利亚便被古的

太太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不幸的是，这位共和国军需官的寡妇，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时时可能抛下这个涉世不深、一文不名的女孩，任其随着社会风浪起伏。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拥有一张地道的南方人的脸：白皙的皮肤，黑亮的头发，深蓝的眼睛。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显出他贵族子弟的气质，举止高雅、彬彬有礼是他的幼年教育的结果。尽管他衣着简朴，平日里穿的尽是往年的旧衣服，偶尔打扮起来也显得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平常也就像一般的大学生一样，旧大褂加粗背心再马马虎虎地扣上一个蹩脚领带，裤子当然是与上衣配上套的，一样的破旧，鞋底也是穿烂后换过的。

那年约四十上下，鬓角染过色的伏脱冷正是处在两青年与其余房客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人物。人们见到他都会叫起来：“好一个棒家伙。”他肩宽体阔，胸脯肌肉暴突，手掌又宽又厚，手指中节还生着撮浓密的红毛，一张坚毅的脸上过早地爬上了皱纹，显得冷酷异常，可他柔和的言谈，热情的举止又不像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浑厚的嗓音正好与平易近人的乐观态度相配，不会让人生厌。他总是露着一副笑脸，与人和气地相处，若是谁的锁坏了，他会立刻拆下来，修一修，挫一挫，磨一磨，再帮他装配起来，然后得意地来上一句：“这一套我懂的。”似乎他什么都知道。他常常会蹦出些讥讽、牢骚、黑色幽默来嘲弄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弊病、歪理、矛盾，似乎心底积聚着对社会的极大的仇恨和不可告人的秘密。

中年人的充沛精力和大学生的俊俏容貌深深地吸引了泰伊番小姐，她时时在暗中把他们细细打量，而他们的身影，也老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可惜的是，这两个优秀的男子谁也没把她放在心上，尽管有可能她会一跃成为有着丰富的嫁妆的婚姻对象。在这样一个愁苦的人群中，伏盖太太是最为幸福的了，因为她是这所私人救济院的女皇，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她的控制之下。那所小小的花园，阴冷又潮湿，静寂又荒凉如同与世隔绝的大草原，而伏盖太太看来则是春色满园，生机盎然。这所阴暗的散发着柜台铜臭味的房子，也只有她能

在其中感觉到舒适惬意，因为这是她的领地，她掌管的牢房，在这唯她独尊，她喂养的这些终身受监禁的牢役犯们，无奈地忍受着她的统治。以她定的价格，这些可怜虫就是找遍整个巴黎也不可能享受到像她这儿这样充足而卫生的伙食，以及那虽称不上典雅、高贵的套房，却也干净整齐的房间。就算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大伙儿也只能忍气吞声而不敢叫冤。

这样一个集团尽显社会百态，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具体而微小。如同学校或交际场中，这围在饭桌边的十八个客人中也一样会产生一个遭嫌弃受白眼的倒霉蛋，一个专供人们泄愤的“出气筒”。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在他住在这儿的第二个年头里，就在这还得住上两年的环境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出气筒”，而这从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就充当了这供人嘲笑的可怜虫，若是让他做画家的模特，那他们必定会像史学家一样把画面的光线聚集在他的头部。为什么人们要把带着敌视的轻蔑，含着蔑视的虐待，以及对他的苦难不幸，不屑一顾的神情施加在这样一个年迈无助的老人身上呢？

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一八一三年时金盆洗手结束了他的面条买卖，退出了生意场，搬到了伏盖太太这儿。开始他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住在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里，当时他摆出的派头颇有些豪气，仿佛多出或少出五个路易都不会让他在意。伏盖太太还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好好地修饰了一番，添置了一些基本的家具，像黄布窗帘、羊绒面的安乐椅、无色彩的胶画，以及被乡村酒店淘汰下来的壁纸。那时人们尊称高老头为高里奥先生，大概女主人看他挥霍无度，便以为他是个不懂生意经的冤大头。高里奥先生刚住进来时，箱笼裕实，里外服饰，都很考究，看得出来他不是个锱铢必较的小气之人。光是那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衣衬衫，就叫伏盖太太赞叹不已。更让她惊叹的是那老面条商还在纱制颈围上扣了两支大金刚钻别针，灼灼生辉，中间再系上一根细致的小链子，愈发显得料子光滑细腻。他捧着一个盘和一个盖子上有两只小鸽子亲密地互相清理着羽毛的小钵，对伏盖太太说：“这是我妻子在结婚纪念时送给

我的，可爱善良的女人为此典光了她所有的嫁妆。太太，你理解吗，就是让我动手刨土来寻求生计，我也决不会卖掉这些东西的，上帝保佑！幸好我这一生，每天都还能享受到这个钵里的咖啡，还不必担心温饱问题，不会沦落到让人怜悯的地步。”

最后，伏盖太太迅速地扫了一眼那厚厚一叠的公债票，心里飞快地计算出高里奥这幸运的老头每年会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收入。那以后这位大管家龚弗冷家的女士，年约四十却谎报三十九的伏盖太太，就开始构画她未来的蓝图了。尽管高里奥眼睛虚肿，眼皮外翻，眼袋下垂，还总要去抹那浙浙沥沥的眼水。但在伏盖太太眼里还是很体面，很顺眼，很讨人爱的。肉鼓鼓的腿肚子与宽宽大大的鼻头，表明伏盖太太更重视的是他具备的道德品质以及那派绅士风度。每天早晨，多艺大学的理发师总会来给他的头发扑点粉，在他的窄窄的额头上留下五缕发梢。显得十分精神。虽然他土里土气的，但礼服还是笔挺、整洁的。抽烟也阔气，一把一把地往那鼻烟壶里放，那闭着眼表示舒心畅快的吸烟姿势似乎要告诉人们，烟壶里是不愁缺少玛古巴的。所以就在高里奥搬进公寓的当天起，寡妇就开始盘算怎样攀上这样一个富贵人家。她的家私有四万法郎，这是谁也不知道的，那是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辛苦地攒下来的。自认为，论财产她与高老头还是很般配的。

“至于其他，我倒是比他优秀许多。”想到这儿，伏盖太太在床上狠狠地翻了个身，似乎要证明她美妙身段的无限魅力。胖厨娘每天早晨都能在床上见着一个陷进去了的深深的窝，看得出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再不会恢复往日的平整了。

从那天起，三个月以来，老妇人在装扮修饰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并让高里奥的理发师给自己美了美容。推说公寓里常来常往的尽是体面人，自己总不能太过寒伧，要与他们相配，总得打扮一下，这也是一种教养。她想尽办法更换房客，声称今后要招待的都是各界的杰出人才。碰到生客，便大肆吹嘘，说巴黎最有名望最尊贵的商界豪富高里奥先生，偏爱她的公寓，并住了下来。各个角落都有她印发

的传单，纸头上“伏盖公寓”四个大字异常醒目，后面还赫然印着：“拉丁区最具盛名的名牌老店，风景优雅，高勃冷盆地的美景尽映眼底（当然要爬上四楼才能远眺得着的）。园亭别致幽雅，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还提及空气清新、沁人肺腑，环境幽雅等。

她夸张的广告吸引了特·朗倍梅尼伯爵夫人，她年约三十六，丈夫是战死沙场的将军，现在正以殉职军人的遗孀身份，等待政府结算抚恤金。伏盖太太亲自操办着膳食，料理得色香味俱全。客厅里居然生了六个月的炉火，严格履行着广告上的承诺，甚至动用了她的积蓄也在所不惜。伯爵夫人呢称伏盖太太为亲爱的朋友，并说她可以把她的两个朋友——特·伏曼朗男爵夫人和上校毕各阿梭伯爵的遗孀介绍到这儿来，她们在玛莱区住的公寓比伏盖公寓要昂贵得多，况且租期也要到期了。一旦陆军部各司署办完手续，这些太太们就可得到抚恤金。

“只是，”伯爵夫人叹道，“政府办事太不利索，总也结不清账。”

用完晚餐，两位寡妇一起上楼，来到伏盖太太的屋里聊天，喝果子酒，吃着女主人留着自己吃的糖果。老板娘对高里奥的想法，得到了伯爵夫人的认可，并说她一进门就看出了伏盖太太的心思，最后还称赞伏盖太太有眼光，高里奥先生的确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啊！亲爱的夫人，”房东太太激动地说：“我简直想不出他任何缺点，不仅保养得好，还能让女人的生活充满乐趣。”

伯爵夫人虽然赞同她勾画的未来蓝图，但对她的服饰装扮却不甚满意，便提出了些建设性意见。“你得好好地装扮一下。”夫人说。于是两个寡妇在经过仔细盘算后，一同上王宫市场的木廊，挑了一顶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和一顶便帽，伯爵夫人又陪着她的朋友上耶纳德铺子选了一件衣衫和一条披肩。当伏盖太太把这些新装全套上身，自认为增添了不少的姿色与风韵，可旁人看来，这位寡妇活像是“煨牛肉饭店”门口招牌上的那头牛。虽然房东太太生性吝啬，却也狠了狠心，硬是要送给伯爵夫人一顶二十法郎的帽子，请她收下，因为她对自己的这身装扮实在是非常满意。另外她也希望伯爵夫人能

在高里奥那儿探得点消息，并在他跟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这种差事，伯爵夫人当然乐意效劳了。之后不久，就同高老头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能笼络他，诱惑他，以实现自己的欲望。可费尽口舌，老头儿也没有一个明白的表示，她的花言巧语、种种暗示都不能轰去老头儿的羞怯。伯爵夫人只好气势汹汹地走了，暗自骂他个死脑筋。

“亲爱的，”她对她亲爱的朋友说，“算了吧，你别想在这呆子身上能榨出什么来。他是个抠门的蠢货，吝啬的笨蛋，不近人情的老家伙。想起他那满腹疑团的神情就觉得可笑。”

伯爵夫人在经过那一次的密谈之后越想越生气，愈发觉得没面子，自是不愿再在这所公寓里呆下去了，第二天她就扔下了她亲爱的朋友不辞而别了，连六个月的膳食费都给忘了。只留下那约值五法郎的旧衣服，算是给另一个寡妇的纪念。伏盖太太四处寻访，几乎找遍了整个巴黎，也没有见着那位特·朗倍梅尼伯爵夫人的踪影。可怜的老妇人时时提及这件倒霉事，怨自己太老实而轻信了人家，其实她的疑心一点儿也不比猫少，只是和许多人一样，对身边的人层层设防，可对陌生的来客却轻易地敞开了心扉，而大上其当，这种心理虽然怪异却是常情，很容易在内心里找到根源。有许多人会认为，在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朋友身上已无法再获得什么了，并且过分的熟悉，会使自己内心的空虚轻易暴露，并遭到严厉地批评和指责，因此他们饥渴的心灵极需的奉承、恭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希望能展示才能表现优点，偏偏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寄希望于陌生人，不管他们以后是否会看清真相，只要现在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与敬慕，心里也就满足了。还有一种人，天生一对势利眼，对亲戚朋友不给任何援助，只因那是无报酬的义务，无任何利己成分，不比对陌生人献殷勤，可极大满足自尊心。所以呢，越是与他们亲近还越得不到他们的关爱，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的陌生人却可得到他们的效劳，而伏盖太太就是这两种性格的综合体，具有卑鄙、虚伪、邪恶的本质。

“我要是在这，”伏脱冷说，“你就不可能吃这亏。女骗子的嘴脸根本不能瞒过我，我会撕烂她的面皮，叫她当众出丑。”